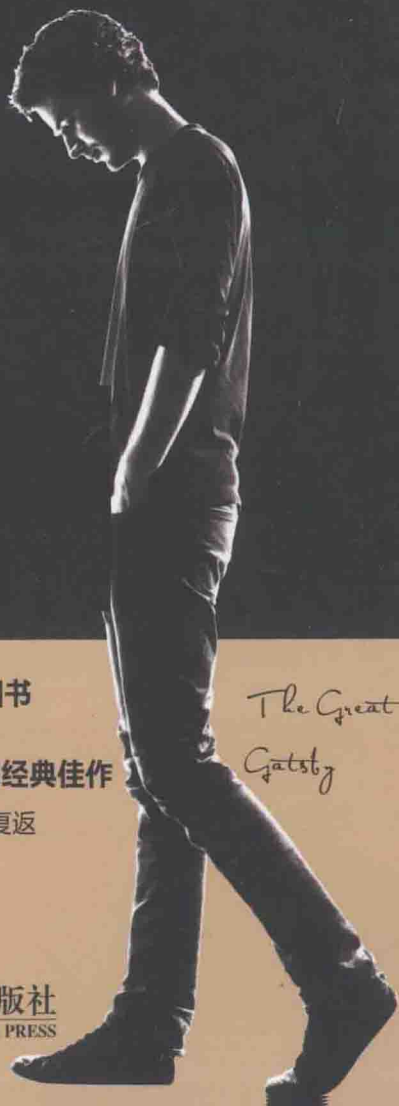




了不起的 盖茨比

[美]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著
李林枞 译



*The Great
Gatsby*

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榜”亚军图书
菲茨杰拉德最负盛名的小说
被多次改编成电影，享誉美国文学史的经典佳作
所有的光鲜靓丽都敌不过时间，并且一去不复返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双语典藏畅销版)

🌾 The Great Gatsby 🌾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李林枫◎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双语典藏畅销版 : 英汉对照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 李林枫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1

(新经典藏书库)

The great gatsby

ISBN 978-7-115-37264-2

I. ①了… II. ①菲… ②李…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878号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市场的虚假繁荣, 掩盖了许多现实问题。金融职员尼克偶然间结识了富豪盖茨比——一个喜欢称他为“老兄”的人。每到周末, 总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来到盖茨比的豪宅中参加宴会, 他们盲目地来, 盲目地走, 甚至连主人都不认识。尼克发现, 盖茨比一直深爱着住在对岸的黛西。但历经波折后, 他才发现盖茨比所谓的真爱和梦想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黛西也不过是一个追求物质财富、缺乏担当的女人。最后, 盖茨比的生命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 甚至连去祭奠他的人都没有。那么, 他的梦想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著 [美]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译 李林枫
责任编辑 李士振
责任印制 周昇亮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字数: 368 千字 201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5.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 81055296 印装质量热线: (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崇工商广字第 0021 号

前言

本书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是“爵士时代”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而他在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们甚至能说，在许多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纸醉金迷的生活、喧哗与躁动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但这些热闹的背后，隐藏的是各种问题，包括人们空虚寂寞的内心，虚无的梦想——往往在现实的打击下无情地破灭。美国女作家格·斯泰因曾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虚伪的年轻人，抛弃了以往民主和自由的信条，没有了理想和信仰，让他们感到非常迷茫；而战后美国经济的飞跃，又让人们沉迷于享乐和虚假繁荣之中。菲茨杰拉德就是这群人中的代表人物。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用自己的笔触，将这一段亲身经历在盖茨比的身上一一展现了出来。

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努力追求语言情感的真实性和真实性。换句话说，作品中的每个字和它所包含的情感都是作者酝酿之后的真情流露。他在语言上善于从细节之处展现背景和人们的情感，比如盖茨比在海边遥望绿色光芒的瞬间，就很直白地将他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一点在莱昂纳多主演的同名电影中也进行了刻画。

这部作品突出的特点在于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角度——用尼克这个人

物来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叙事者，又是主要人物。这样安排，让故事情节更加顺理成章，也增加了可信度。并且尼克在叙述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自身的情感变化表现出来。作者借他之口，对社会的冷酷与浮华进行了批判，对盖茨比的悲惨遭遇给予了同情。可见，作者在安排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这也的确起到了非凡的效果。

书中贯穿着当时人们所信奉的“美国梦”思想：他们认为，在生活中，只要按一定的规则去工作、处世，就能够获得物质财富，从而享受生活，这便是全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普遍认为，凭借自己的双手能够探索一切未知事物，征服自然和宇宙；再加上一战后美国逐渐确立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主地位，在经济军事方面都独霸世界，这都给美国人以自信和力量。而美国梦，就是人们脑中存在着的欲望、幻想和精神力量的化身。比如小说最后，盖茨比的父亲拿出了《牛仔卡西迪》一书，里面有盖茨比小时候订下的作息时间表，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随即跃然纸上。

而这种梦想终究是一种空想，这在盖茨比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改名换姓，隐瞒出身，追求所谓的梦想，并固执地认为黛西是美的化身，认为不顾一切地与她在一起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现实是，黛西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女子，自私、贪婪、不懂得担当，她与盖茨比心目中的梦想相去甚远，更不能为了盖茨比而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以，盖茨比的梦想以破灭和悲剧收场是注定了的，现实中根本没有实现这种梦想的土壤。

那么，盖茨比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呢？也许，只是因为他敢于做梦吧，他从未放弃过心中的梦想，至死不渝，纵使只是徒劳的坚守。

戴顶金帽子吧，如果那样能打动她的心；

假如你能跳得很高，那不妨为她倾心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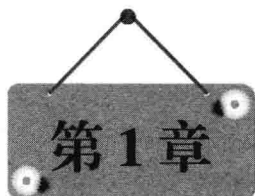
直到她高呼：“情郎啊，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我一定要得到你！”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¹

¹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来源于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



第 1 章	001
第 2 章	020
第 3 章	034
第 4 章	052
第 5 章	070
第 6 章	084
第 7 章	097
第 8 章	126
第 9 章	139
Chapter 1	157
Chapter 2	176
Chapter 3	190
Chapter 4	208
Chapter 5	226
Chapter 6	240
Chapter 7	254
Chapter 8	284
Chapter 9	298



第1章

那时我还很年轻，阅历尚浅，我的父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终身难忘。“无论什么时候，当你想要批评某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谨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之后，他没有再和我说其他的。尽管我们父子之间的交谈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一直还算是心有灵犀，所以我知道他所说的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在这句话的影响下，我逐渐习惯于在对任何人做出判断时都有所保留。也正是因为这个奇怪的习惯，让很多有怪癖的人愿意向我吐露心声，不过它也让我变成了受害者——成为那些喜欢整天唠叨，并且招人讨厌的人的受害者。如果这个习惯或者说特征一旦在正常的人身上显露出来，那些内心略显扭曲的人就会迅速地察觉到并紧抓不放。正是因为这样，我在大学期间非常不公平地被人们看成了小政



客。因为我知道一些放荡、无名的人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不过大部分秘密的伤心往事都不是我通过打听得知的，而是每当我依据一些准确的蛛丝马迹察觉出又有人将要倾诉衷肠的时候，我常常会选择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地听，甚至有时会表现出不怀好意的姿态。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年轻人在对某人倾诉的时候，至少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情感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带有剽窃性质的话语，甚至是略有隐瞒。而我对这些人保留判断的意思是我仍怀揣着无限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害怕如果我忘记了错过任何东西，（这就像是我的父亲曾经用“优越感”的道理对我暗示过一样，我现在也用这种“优越感”继续重复着），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被分配了基本的、不均衡的道德观念。

在通过上面的事情对我的宽容做了一番夸赞之后，我还是要承认且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宽容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人们的行为有的是建立在磐石上，有的是建立在湿漉漉的沼泽之中，不过一旦超过某个限度，我就不会再理会它建立的基础。去年秋季，我从东部回来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并且具备相同的道德准则。我从此不会再参与到放荡不羁的游乐中，也放弃了偶尔窥视他人内心深处隐私而获得的荣幸之感。只有盖茨比——本书以其名字命名——没有划归到这个反应范围之内——盖茨比，他是我真心实意鄙视一切的代表人物。如果某人的个性能使他获得持续不断的成功，那么此人身上就会有一种瑰丽的色彩。他对人生真谛的认识就会有一种高度的、敏锐的感觉，这就像是一架可以对遥遥万里之外的地震进行记录的复杂的仪器一样。这种敏锐的感觉通常与一同被人称为“创造性气质”的软绵绵的感觉没有丝毫联系。因为它是一种超乎寻常地对待希望的天赋，是一种被赋予浪漫的敏感。这些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来没有觉察到，也是我不可能再寻找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最后是正确的，那些将盖茨比的心灵吞噬掉的东西，让我对人们片刻的悲伤和短暂的欢愉暂时失去了兴趣。这些东西全都是在盖茨比的梦幻破灭之后紧追其后的污浊的尘埃。

在这个中西部城市中，我家三代人都算是家境较为富裕的。卡罗威这个姓

氏也能称为一个家族了。据说我们家族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然而我们家族的真正开创者却是我祖父的兄长。他是在 1815 年来到此地的，之后花钱雇人替他参加了南北战争，然后就开始试着做五金批发，也就是我的父亲至今仍在做的生意。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伯祖父，不过他们都说我和他长得很像，其中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挂在父亲办公室内那张有着严肃面孔的画像。1915 年我从纽黑文¹毕业，毕业的时间正好比我的父亲晚了 25 年。不久后，我就参加了被称之为世界大战的拖延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攻过程中，一旦从中脱离出来就觉得焦躁不安。中西部地区再也不是世界上温暖的中心地区了，反而更像是位于世界边缘的荒凉地带。最终我下定决心要到东部地区学习做债券生意，因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用它来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是完全可以的。我所有的姑妈和叔叔们聚集到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似乎他们是在为我选择一个预备学校²，最终他们说：“嗯……既然这样……那就这么定了。”他们每个人面容严肃且带着些许踌躇，不过我的父亲决定给我提供一年的费用，在这之后又经过很多事情的耽搁，我才到东部去，那时已经是 1922 年的春季，自以为再也不会回去了。

最为实际的方法就是先在城中找一个寄宿的房子。那时的季节已经很暖和了，再加上我又是一个刚刚从有着广阔的草坪以及让人舒适的树木的地方来这里的人，所以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就和我商量说一起合租一套近郊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不错。他在近郊找到了一套房子，是一座经过风雨侵蚀的木板材质的平房，每个月的租金是 80 美元，然而到最后，他却被公司调去华盛顿工作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独自一人搬到郊区的房子里居住。我养了一条狗，最起码在它从我这里跑掉之前我饲养过它几天，还有一辆旧的道奇汽车以及一个芬兰女佣人。她给我收拾屋子、做早餐，一边在电炉旁做早餐，一边口中嘟囔

1 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

2 预备学校：专门为富家孩子所创办的私立寄宿学校。



芬兰的谚语。

在刚开始的几天里我觉得很孤单，直到某天早上，一个与我相比还是新来的人，在路上拦住我问路。

“请问到西卵村的路怎么走呢？”他用无助的语气问我。

我告诉了他。当我一个人继续前行时，我的孤独感消失了。我已经成了他人的向导，一个本地的居民。在无意之间，他让我获得了本地居民荣誉的市民权。

看到明媚的阳光，树木的枝条上似乎也倏地挂满了绿叶，如同电影里面的树木一样长得飞快。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信条，同时也感到随着夏季的到来我的生命也重新开始了。

有很多的书需要去阅读，这是其中一点，同时也有很多养分需要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吸收。我一口气买了十几本同行业、证券投资和信贷相关的书。这些书籍全都是红的烫金的封面，它们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就如同造币厂刚刚铸造完成的新钱币一样，计划着将迈达斯¹、摩根²、米赛纳斯³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不仅如此，我还立下雄心决定阅读更多其他的书籍。在大学期间，我喜欢写一些文章——有一年，我还在《耶鲁新闻》上发表过一连串正儿八经但又毫无生气的评论文章——如今我决定将这些东西再次融入到我的生活中，让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杂家”，说白一点就是那种最浅薄的、所谓的专家。从一个窗口可以更加成功地追踪生活中全部的东西——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具有警醒作用的句子。

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租住了北美最为离奇的一个村镇的房子。此村镇在纽约市正东方向一个呈细长形状的奇怪的岛屿上，在那里不仅有奇特的天然景观，还有两个形状如鸡蛋的非常大的岛屿，距离城镇有 20 英里之远。两个小岛的形状几乎一样，中间有一条小湾隔开，一直延伸到了西半球长岛海峡恬静的咸水中，这片海峡犹如一个超大而潮湿的院落。它们的形状不是正椭圆形的，

1 迈达斯 (Midas)：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国王，曾求神赐予他点金术。

2 摩根 (Morgan)：美国一位著名财阀。

3 米赛纳斯 (Maecenas)：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大财主。

而是同哥伦布所说的故事中的鸡蛋相似，在遭到碰撞的一端都是被压碎的，不过它们的形状却极为相似，这肯定是让从它们头顶略过的海鸥极为震惊的原因所在。对于天生缺少翅膀的人类而言，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这两个岛屿只是在外形和大小上相似，在其他的方面则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西卵居住，这是两个地方中时尚元素不是那么前卫的一个地方，不过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标志，根本不足以将两岛之间那种神秘莫测而又诡异的差别显现出来。我租住的房子紧邻着“鸡蛋”的顶部，距离海湾仅 50 码（约 45.7 米），在两幢每季度租金在 12000~15000 美元之间的大别墅的夹缝中。位于房子右侧的那幢别墅，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可以说是巨大的——它是诺曼底¹某个市政厅的山寨版，旁边建有一座全新的塔楼，上面被稀稀疏疏的常青藤覆盖着。此外，还有一个用大理石建造而成的游泳池和 40 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别宫，不过更加确切地说是一位姓盖茨比的富人所居住的别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还没有认识盖茨比先生。我租住的房子实在不入眼，不过幸好它比较小，不会有人在意，所以我才能有幸欣赏不远处的海景以及邻居的草坪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我还以和百万富翁成为邻居而感到骄傲，然而所有这些仅仅需要每月 80 美元。

小湾的对岸是东卵豪华的住宅公寓，拥有宫殿式的结构，洁白的大厦矗立在水边显得光彩熠熠。故事是从那个夏季我开车到汤姆·布坎农家吃晚饭而真正开场的。黛西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认识的。大战刚刚结束后，我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那时他家还在芝加哥。她的丈夫，不仅对各项运动项目擅长，还曾经是纽黑文史上成就最为卓越的橄榄球运动员，他也可以被称为闻名全国的一个人物了。这个在 21 岁的时候就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如此卓越成就的人，在这之后，所有的事情难免会有走下坡路的意味。他的家境相当富裕，在大学时，他任意花钱就遭人指责。但他现在已经从芝加哥搬到东部来了，不过他搬家的那个场面实在是让人惊讶万分。举个例子说，他将整个用

¹ 诺曼底 (Normandy)：位于法国北部某区，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



来打马球的马匹全部从森林湖¹运了过来。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群中，居然有富裕到可以做这种事情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他们到东部来的原因我并不清楚。他们曾经在法国待了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之后又开始过飘忽不定的游荡生活。他们所到的地方全部都有人打马球，不仅如此，这些人还都是有钱人。这次算是定居下来了，黛西打电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对此非常怀疑——我很难看穿黛西内心的想法，不过我认为汤姆会为了寻找某一场绝无仅有的球赛中出现的戏剧性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兴奋，会略有惆怅地选择过飘荡的生活，并一直这样。

于是，我在一个暖和且微风拂面的晚上，开着车到东卵去探望那两个我几乎陌生的老友。他们居住的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奢华，一座乔治王朝殖民时代的大厦，鲜明的红白两色，面对着海湾矗立。从海滩开始算起，直到大门前面的草坪，竟然有 1/4 英里，这一路走下去，要穿过砖径和色彩鲜艳的大花园，最后才能抵达房子前面。这一路似乎都在凭借奔跑的力量，最终索性用绿油油的常春藤代替了，它们顺着墙壁向上攀爬。房子的正面是一排法国式的落地窗户，在夕阳的照射中发出金黄的光泽，在午后暖风的吹拂中打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着骑马装，叉开着两腿站在前面的门廊上。

他的模样和在纽黑文时已经大不相同。现在的他已经是 30 多岁的人了，身体非常强壮，一头稻草色的头发，嘴边流露出狠狠的样子，行为举止非常傲慢。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成为了他脸盘的主宰，一直都给人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就算他身着那套像给女人穿的优雅的骑马装也很难掩盖住他那庞大的躯体内隐藏的力量，那双锃亮的皮靴似乎被这种力量充满了，鞋子上的鞋带都被绷得紧紧的。当他转动肩膀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肩膀上的巨大肌肉在那单薄的上衣下面来回移动。这是一个充满无穷力量的身体，一个异常残忍的躯壳。

他操着一口又粗又响亮的男高音，这个声音让人对他残暴的性格印象更加

¹ 森林湖（Lake Forest）：伊利诺斯州东北部的一座小城。

深刻。此外，他在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语调，就算对他喜欢的人说话亦是如此。所以在纽黑文时，对他恨之入骨的人有很多。

“我这样说，你可千万不要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建议是算数的，”他说，“只是因为我的力气胜过你，比你的男子汉气概更加凸显。”我们两人是同一个高年级联谊会的成员，但是我们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我总是认为他对我很看重，不过他总是用那惆怅、骄横的眼神，期望我也能对他有所好感。

在阳光和煦的走廊上，我们两人聊了几分钟。

“我选择的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转动着那双大眼睛。

我的一只胳膊被他抓住，我的身体被扭转了过来。之后，他用那宽大的手掌指着眼前的景色，在他挥手的范围之内，包括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这其中包括了半英亩大、深色浓郁的玫瑰花园，和一艘停泊在岸边、随着波涛来回摇摆的狮子鼻汽艇船。

“这原先是石油大王德梅因的地产，”他将我的身体再次扭转过来，语气礼貌但又无庸置辩地说：“我们进去吧！”

从一条很高的走廊上穿过后，我们进入了一间宽敞且明亮的屋子，屋子内以玫瑰色为主。两端是落地的长窗，这间屋子恰如其分地镶嵌在这座房子内。半开着的长窗，在窗外鲜绿的嫩草的衬托下，格外晶莹美丽，犹如草地位于屋内一样。窗帘在微风的吹拂下，从一端的落地窗吹入室内，又轻轻地从另一端落地窗吹到了室外，犹如一面白色的旗帜，向着天花板上结婚糕点一样的装饰物飞去，之后又落下来从绛色的地毯上划过，留下了一道阴影，给人一种微风轻抚海面的感觉。

室内唯一静止的物件只有一张硕大的长沙发。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上面，看上去她们好像浮在一个停在地上的大气球上。两人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裙子在微风的吹拂下飘动着，似乎她们刚乘坐着大气球围绕着房子飞了一遭后被风送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定是站了好长一段时间，倾听着微风吹拂窗帘时发出的噼啪声和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像发出的咯吱声。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响，原来汤



姆·布坎农把身后的窗户关上了，这样室内的余风才慢慢平静了下来，窗帘、地毯以及两个女人才缓慢地落到了地面上。

两个女人中较为年轻的那位我不认识。此时她在长沙发上平躺着，身体纹丝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着，好像她在努力保持着平衡，就像害怕什么东西掉下来一样。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我，可她什么都没有表示，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几乎要因为我的突然闯入惊扰到了她而张开嘴向她说对不起了。

另外那个女人就是黛西，她想要起身，这时她的身体稍微向前倾，脸上满是诚意，紧接着她扑哧笑了，这一笑略显滑稽但又露着可爱，于是我也紧跟着笑了，之后就走进了屋内。

“我开心地几乎快要站……站不住了。”

她又笑了起来，似乎在说着一句很顽皮的话，紧接着她将我的手拉起来，抬头看着我，表示她见到我比见到其他任何人都开心，那是她专属的一种表情。她小声和我说那个正在保持平衡的女人姓贝克（我听其他人谈论过，黛西低声细语的目的就是让其他人能靠近她的身体，不过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闲话，然而一点也不影响她的表情所产生的魅力）。

无论怎么说，贝克小姐的双唇稍微动了一下，但几乎看不出来她冲着我点了点头，之后立即又将头仰了回去——似乎她正在努力保持平衡的那个物件发生了歪斜，让她大吃一惊。对不起的话再次来到我的嘴边。她这样几乎完全无视他人的表情让我感到惊讶不已。

我扭头去瞧黛西，她开始用那低吟的、摄入人心的声音问我一些问题。这种声音使人低头倾听，似乎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绝版演奏时发出的一串音符。她那忧郁而美丽的脸盘上，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张魅力四射的双唇热情而动人。她的声音中似乎潜藏着一种让人心神荡漾的特质，这是让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士永生难忘的：一种抑扬顿挫、动人心弦的魅力，一声低声喃喃的“倾听”，一种强有力的暗示，说着她不久前刚做完的一些赏心乐事，而且在不久后还会有赏心乐事发生。

我和她说，在我来到东部的时候曾经从芝加哥经过并停留了一天，有十几个朋友都让我向她问好。

“他们都非常想念我吗？”她喜不自禁地问道。

“整个城市都非常凄凉。全部的汽车都将左侧后面的轮胎涂上了黑色，将它当成花圈。在城北的湖边¹，整夜都能听到连续不断的哀嚎声。”

“太好了！汤姆，明天我们回去吧，”随后她又说到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你应该看一下孩子。”

“我非常想看。”

“她已经睡着了，她现在三岁了。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她？”

“从来没有见过。”

“那你更应该看看她了。她是……”

在我 and 黛西说话的时候，汤姆·布坎农焦躁不安地在屋内来回走动，这时却停下脚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在做什么生意，尼克？”

“证券生意。”我回答道。

“在哪一家公司呢？”

我将公司的名字告诉了他。

“没有听过。”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让我感到一丝不快。

“你会知道的，”我轻视怠慢地说了一句，“你在东部待的时间长了一定会知道的。”

“哦，我肯定会在东部定居下来，这不用你操心了。”他先看了一眼黛西接着又瞅了一下我，似乎他还在警惕有什么阴谋。“如果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才会想再到其他地方定居的。”

这时贝克小姐突然说道：“一定是这样！”这句话突然而至，让我感到吃

¹ 城北的湖边：芝加哥富人聚集的地方。



惊——这是我到屋内之后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很显然她的这句话也让她感到惊讶不已，因为她打了一个哈欠，之后做了一连串灵巧且快速的动作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整个人都僵住了，”她用埋怨的口气说道，“也不知道在那张沙发上躺了多长时间了。”

“不要盯着我瞧，”黛西回答道，“一个下午的时间，我都在给你做工作，让你到纽约去。”

“不要了，谢谢，”贝克小姐对着那四杯刚从厨房拿出的鸡尾酒说道，“我正在进行锻炼呢。”

她的男主人用难以相信的眼神看着她。

“是吗？”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似乎那是杯中的最后一滴酒。“我真是想不明白，你能做得成什么事情。”

我看着贝克小姐，正在疑惑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情。我很爱看着她，她是一个身材匀称、乳房不是很大的女人，她像年轻的军校学生一样将胸膛挺了起来，所以更显得挺拔美丽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她那双灰色的眼睛眯了起来，她用这样的眼睛看着我，在那张可爱、苍白、不满的脸庞上能看出带着礼貌的好奇心。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原来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或者是她的相片。

“你在西卵居住吧！”她带着鄙视的口气说道，“我和你们那边的一个人认识。”

“可是我一个人都不认……”

“你总不能不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随即追问，“哪一个盖茨比？”

我还没有机会回答黛西盖茨比是我的一个邻居，佣人就说饭菜已经准备妥当了。汤姆·布坎农不容置喙地将他一只很粗壮的胳膊插进我的胳膊下面，将我推到了屋子外面，好像他是在把一颗棋子从棋盘上的一个格子内推到另一个格子内一样。